



學問的態度

蘇 蕓 雨

大學是學術的園地，在大學裡面讀書研究學問的青年學生，對研究學問應當抱什麼樣的態度，恐怕是任何人心裏要發生的問題。

學問在古代不論中外，統稱為哲學，概不分科，中國的「爾雅」一書把「哲」字當「智」解釋。西洋英、法、德諸國的哲學一語，均出於希臘語的 Philosophia，這個字是由 Philia「愛」和 Sophia「智」兩個字聯合構成的。希臘古代聖哲蘇格拉底氏 (Socrates) 曾說「我固知我之愚，但我愛求智，我非智者，愛智者也」。蘇格拉底的門人柏拉圖氏 (Plato) 解釋「智」字說：「所謂智者，真正知識之義，所謂哲學，即修得此真正知識之謂也。」

什麼是真正的知識呢？柏拉圖說：「由理性察知事物之實在常住不變的道理為真正知識」，他又在其所著「共和國」(Republic) 一書裡面說：「哲學者無論何時皆愛求真實之所在」，「常能了解不變不易之理為哲學」。

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兩氏的話看起來，學問是一種純理智活動，是一種純粹求知的工作。所以學問的態度應當是一種為求知而求知，不計利害不計成敗，中國古語所謂但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。

但是，一般人求知做學問，總難免把他作為升官發財揚名聲顯父母求聞達於當時的手段，春秋時代孔子的弟子亦難免有這種人，所以孔子提到：「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」。以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」為讀書人的箴戒，而對顏回則特別贊揚道：「賢哉回也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，賢哉回也」。



研究國學應走的途徑

許壽裳 遺著

國學的範圍非常廣大，從前拿經史子集四部來區分它，已經有點勉強，何況後來研究學問的人，愈趨向于專精的途徑上發展，四部分法更感到無以應付了。現在我要談的研究國學應走的途徑裡的「國學」，當然不僅僅限于純文學一方面，文字學，語言學，史學，哲學也都包括在內。大學文學院雖然有中國文學系，

近代以降，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潮風靡全球，在學術界功利和實用的觀念支配了讀書人的腦子，所謂「為學問而學問」的觀念逐漸淡薄下去，「學以致用」的態度不知不覺之間養成起來，這種情形在中國尤其顯著，中國的大學喪失了學術園地的面目，而變成了培養人材的場所了。不少學生升入大學讀書，不顧自己的學問興趣，而專考慮出路問題，因此，在大學的幾年時光，只是聽講，應付考試，等待畢業文憑。

現代國家文化的高低，是用學術水準來衡量的，有的國家大學教育不見得特別發達，而其學術水準却非常之高，戰前德國的大學教育不如美國發達，但其學術水準絲毫不低於美國。中國戰時大學教育總比戰前發達了，但是學術水準並不見得比戰前高呢。大學教育發達或許造就了不少人材，但却沒有提高了學術水準，並沒有真正提高了文化水準。所以戰時大學教育發達了固然可喜，但是從學術的尺度來看，却值得考慮。

這樣看來，大學研究學術是主要的，造就人材是次要的，大學生在大學讀書主要的使命是提高自己國家的學術水準，為達成這個任務，每一個大學生都要抱為學問而學問的態度，濼除學以致用的念頭。

美國現代哲學家羅素 (Russell) 稱：「要做一個好的哲學家，必須有一個熱烈的求知慾望，並且對於他自己所知道的十分慎重，同時，必須有銳利深刻的邏輯頭腦和正確思想的習慣」，這就是學問的態度的表現處。

史學系，哲學系的分別，可是這三個學系實在有着密切的關係（研究外國歷史，外國哲學的當然關係要少些），幾乎可說是須臾也不好分離的。因為創作不是別人所能一教就成功的，魏文帝曹丕說得好，他說「文以氣為主，氣之清濁有體，不可力强而致。譬諸音樂，曲度雖均，節奏同檢，至于引氣不齊，巧拙有素，雖